



山东局势相对稳定后，主政山东的张宗昌上马小清河疏浚工程，但羊角沟海口淤沙问题并未得到治理。一年多后，黄河决口，改道小清河入海，羊角沟一带遭遇特大洪水灾害。

黄河决口羊角沟再遭劫



张宗昌

魯省修小清河(夏)
▲已於念日開工

濟南二十一日通信，本省小清河發源濟南，經歷城、章邱、鄒平、長山、青城、齊東、高唐、桓台、博興、濰光等縣，至濰光之羊角溝入海，長五百餘里，民船雖可引駛，然日就淤淺，數日前張宗昌命警察廳長袁致和籌劃放獄囚修該河，使能通行小汽船，研究結果，放囚不便，改由沿河十縣，出民夫五千名治河，每縣五百名，經費定為六十萬元，此次張宗昌臨行，已批令財政廳速撥四十萬元開工，截至昨日止，各縣民已到三千名，今日(二十一日)遂在濟開工，其工程計畫將全河分為上下兩段，上段再分為兩段，每段長四十里，河面寬六丈，河底寬五丈，水深六七尺，工人每日工洋三角，今日開工地點在城北之鴻園，將來河北岸，尚擬修築汽路，以利交通云。

1926年12月24日北京《益世報》报道(局部)。

黄河决口又改道 洪水漫溢羊角沟

小清河疏浚通航没多久，又遭遇一次劫难。1928年春，天气时寒时暖，黄河之冰旋解旋结，以致积凌雍塞，水涨平堤，又兼北风大作，顶托河流，水势猛涨，冰块横作，导致下游决口。

2月23日7时许，利津县境内王家院、棘子刘两处大堤决口，王家院口门宽三十丈，水深七八尺；棘子刘口门宽二十丈，水深二丈至二丈一二尺不等。不久，下游又有五六处决口。河水挟裹冰凌，由清光绪初年宁海决口故道，东南流经广饶、寿光县境，至羊角沟入海，宽20多华里，长100多华里，100多个村庄遭灾，其中完全淹没的村庄40多个，死亡1000多人。《申报》等报报道：“自利津至羊角沟，百余里地带，已尽成泽国矣。”“距堤附近各村，尽成泽国，男妇老幼，群集堤顶，蚁集蜂聚，宿露餐风，嗷嗷待哺，状至堪怜。”“人民死亡者极多，惨不忍闻。”

决口消息传到济南，山东省河务局局长王炳燊立即赶赴现场。但是，“终以未经准备，蓄料无存，束手无策，任水横流”。王炳燊在一份报告中写道：“决口处冰块堆积，河身为之塞满，直至现在，尚有十分之四河水，由决口流出，口门水深丈余，堵塞实难着手。”

王炳燊赶到一线，没有见到黄河下游河务分局局长蔡如清。此时，这位黄河下游河务的第一责任人却在“济优游”。山东督军张宗昌电令王炳燊，将迟到的蔡如清就地枪决，以儆效尤。

蔡如清在棘子刘丢了性命，河工人员“连日莫不惴惴畏惧”。代理省长林宪祖命王炳燊，遴选富有河工经验的人员接蔡如清遗职。王露洪、吴建勋两人“诚恐伏汛水大之时决口，不能幸免”，力辞不就。

王炳燊日夜奔波下游两岸，督工抢险。林宪祖在济调度救灾，省财政拨款2500元，赈务督办处及红十字会济南分会各筹款2000元，红十字会则捐出黑面粉500袋蒸作馒头，连同医药等送往灾区。

这次决口，走的是光绪初年宁海决口故道——光绪十年(1884)，黄河在利津县宁海、十六户、张家滩、小李等处先后决口六道。光绪二十三年(1897)夏，黄河又从齐东决口，漫溢羊角沟四周达数月。

直奉派系争斗 羊角沟局势骤然紧张

1924年9月，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。奉系军阀首领、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以镇威将军名义，自任奉军总司令，于山海关、热河等地发起进攻；直系军阀首领、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在北京调兵遣将，自任讨逆军总司令，迎战奉军。

不到两个月，吴佩孚兵败南逃。山东督军郑士琦接广饶急电，称有直系军队溃兵1000多人在羊角沟登岸。郑士琦电饬驻鲁第五师第九旅旅长张培勋，火速带队进剿。

郑士琦又得密报，奉系第二军副军长张宗昌图谋山东军务督办，临时执政的段祺瑞没有答应；前清驻鲁陆军第五镇统制张永成又暗中

活动，觊觎山东督军职位。此时，坐镇徐州的苏鲁豫皖剿匪总司令陈调元增兵一旅，引起郑士琦的戒备，他一方面加强山东西境陆路防务，另一方面调整东部海防，确保全境万无一失。这次调整，郑士琦将全省海防划分成七段，其中第六段自胶河口至利津县境的寿光屋子村(今寿光村，因寿光移民得名)，羊角沟包括在内，归五师十旅一部兵士负责。

吴佩孚逃至武汉后，长江各省联盟呼声渐高。山东为中立省份，西南与苏豫两省犬牙相错。郑士琦认为，欲求幸免战祸，各路防务必须严加布置。他急电代其赴天津开

会的第五师师长孙宗先，返鲁筹划防务。鉴于羊角沟海口的特殊地理位置，郑士琦决定由青州营都统吴延年率兵一营，增防羊角沟。

1925年4月，张宗昌对郑士琦施加压力，将其驱逐出山东，自己如愿以偿出任山东军务督办，不久又武力逼走山东省主席龚伯衡，自兼省主席。12月，张宗昌自任直鲁联军总司令，开始攻击北伐军。

为适应作战和防务需要，张宗昌对山东陆防和海防重新进行部署，其中海防青岛、烟台、龙口、羊角沟、石岛一带，归渤海舰队负责，由山东海疆防御总司令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统辖。

再次疏浚河道 海口淤沙并没有清理

1926年秋，主政山东近一年半的张宗昌开始考虑实务和发展问题。据《申报》报道，9月14日晚，济南军政学商各界宴请张宗昌，张宗昌先到趵突泉参观新修工程，并当众演说。张宗昌称，今后战事稍停，山东负担自轻，将来在本省举办两种工程，一是疏浚小清河，使通小火轮；二是修全省汽车路，以利交通，而使匪徒。

小清河经年未进行疏浚，河道淤积，盛水期也只能通行帆船，小型轮船难以航行。连年军阀混战，山东主政者无暇顾及小清河治理，张宗昌在山东折腾了500多天，也想出点政绩。

搞工程要花钱，可张宗昌手里没有那么多银子。据北京《益世报》报道，张宗昌最初令山东警察厅厅长袁致和拟定方案，让监狱里关押的囚犯出来做工，“放囚治河”。

袁致和明知不可行，却不敢违命，只好答应下来，召集各方进行“研究”。“研究”结果，可想而知。

既然“放囚不便”，张宗昌便把目光放到了下边。民工5000人，由沿河十个县派出，每个县500人；省财政拨款60万元，开工之初先到位40万元。

12月21日，小清河疏浚工程在济南城北鸿园正式开工。整个工程分上下两段，完工后河面宽六丈，

河底宽五丈，水深六七尺。开工之初，全线工地上阵民工约3000人。

1998年版《羊口镇志》载，“1926年春，县政府拨来民工500人，驻羊角沟修小清河”。根据以上报道分析，如果小清河上下两段同时开工，寿光县政府拨调民工赴羊角沟修河的时间，应当在1926年底或1926年冬；如果上段先开工，下段工程稍晚进行，倘若《羊口镇志》记载的季节准确的话，应当是第二年的春天，也就是1927年春。

但是，这次整修并没有清除海口淤沙。“张宗昌欲借青岛港政局之挖泥船，从事挑挖，未能实现”。